



官板

詩集傳通釋

卷十一之十三  
小雅

第五册

DA-12  
969  
5



969  
5

詩卷第十一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

勤衣反

父

甫音

予王之爪牙

叶五胡反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曰圻

父薄違是也

孔氏曰古者祈圻畿字通用故此作祈書作圻○蔡九峰曰圻父迫逐違命者也予

六軍之士也

或曰司右虎賁

奔

之屬也

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

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爪牙鳥獸所以為威者也孔氏曰鳥用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恤憂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

明治  
月 年  
日 癸未



所止居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

○祈父予王之爪士鈕里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止反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

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

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

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

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愚

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

祈父三章章四句

輔氏曰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

止居如此則是自我其上之衛末章言汝乃驅吾從戎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此則是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戕其上之衛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勾踐無忌之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年戰

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

東萊呂氏曰大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

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

幽厲竝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呂東萊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乃驅之從戎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篇放此

序刺宣王也

皎皎

反古了

白駒食我場苗繫

反

之維之以永今朝所

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張子曰以表賢者潔白之意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孔氏曰苗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繫絆其足維繫其鞞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呂與叔曰徘徊少留之貌

○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

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箭漢書曰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

反

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叶祥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叶克

賦也藿猶苗也

嚴氏曰藿豆葉用以作羹

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

謝

西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繫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意好德之彞性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也

○皎皎白駒賁

反

然來

叶云

思爾公爾侯

叶洪

豫無期慎爾優游叶汪勉爾遁思叶新

胡反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

謝疊山曰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遇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華

門皆有或以為來之疾也王氏讀為奔字思語詞也爾指

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

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樂

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

愚按漢高帝遣使召田橫蓋謂之大者是

王小者是侯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

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

不得遂也愚按此章上四句見其愛之切末二句見其留之苦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一束其人如玉毋金

宋章夫留之切如此則其人亦可以少留矣奈何乘皎之白駒在彼空谷

於非公侯所能挽束生芻以秣之於非苗董所能繫而挽留之計誠無自而施矣然使其德未純猶不足停蓋思也而其人之德純粹至善其美則如玉焉今也棄我而歸蓋已逸乎其可親矣然不可親者逆而可通者心也苟貴重乎之聲音則有遠我之心矣必常相顧念凡在輪火計每于聲音乎祭之頃毋金玉爾音而有遠我之心可也夫挽留之切莫遂于欲去之時而莫望之情尤殷於已去之後詩人誠好賢之切矣

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

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

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

而有遠我之心也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輔氏曰此章則賢者既去而

好賢之誠終無已也夫見賢而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眷戀之情猶不已且祝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

遠我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序大夫刺宣王也

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為將或為相或為諸

侯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獫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

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

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穀木名穀善愚按此二穀字異義然據韻則一從木一從禾旋回復反也○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叶謨郎反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虛王反

比也呂東萊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况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

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扶雨反

比也王晦叔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明則不相知矣是以不可與處也輔氏曰首言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序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必制芾方味其樗敕昏姻之故言就爾

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反

賦也樗惡木也季迂仲曰樗不才之木莊子云大枝擁腫而不中繩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壻

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爾雅曰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

謂為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

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

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敕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思復

首章意謂夫之處也。不能無望也。之情。何尔之不我恤也。而使我不所望乎。我行其野。至依惡木以自蔽。其生所甚矣。於是思昏姻之故而言就爾居。意其必念我之親恤我之窮而我畜也。今尔既不我畜。則我之窮望之初心矣。故我將復我邦家。豈敢復以親望之乎。

賦也。蓬牛薺。類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音福叶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

論語作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叶逸反

賦也。菑菑浮去聲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

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

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輔氏曰常人之情有不得已來依親舊而不見收恤

則怨怒形於色辭苛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

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

所謂可以怨者於此見矣。

我行其野二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

本章夫我之言。歸自決於我。而為婚姻者。徒可以無責乎。我行其野言采其菑。其菑其菑。此就爾居。尔言而尔言不我畜。則我之舊情。然不思而惟新。正之是求矣。夫貧富異視。小人之情也。原尔之心。誠不以尔之富我之貧。而謂貧者之可輕。亦祇以彼之新我之舊。而謂故者之可畧耳。我是以知子之棄我。誠在此矣。然今日之新。亦將未之故。今日之故。亦昔日之新也。子何不明于此。而將棄予。如道耶。吁。亦過矣。四句分三言。已不見恤于人。下是微詞以責之也。不患四句。俱是責詞。蓋趨富厭貧。風之薄也。其失大。厥故喜新情之常也。其失小。故不責復而責。此可見詩人之忠厚也。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

姻而求尔新特則又言之不如也

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救也故教以恤熊剛天曰孝順於父母友和於兄弟睦睦於宗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朋友恤周於隣里鄉黨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何氏曰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為卑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悌使少者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不悌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在睦婣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婣之下兼施於師長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

民乎

序刺宣王也

秩秩斯干

叶居焉反

幽幽南山

叶所旃反

如竹苞

叶補苟反

矣如松茂

叶莫口反

矣兄及弟矣式相好

叶報反許厚反

矣無相猶

叶余久反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劉

甲曰南山在鎬京之陽

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

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

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

相謀則頌禱之詞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

嚴氏曰宣王作室之地在

秩秩然整齊之于岸面對幽幽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



言宮室之美也。於是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無有相圖者矣。歐陽子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祝禱之言。如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云云。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

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閒，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閒，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

問橫渠說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能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如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因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如寇萊公撻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輔氏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蓼蕭三章同意。天子諸侯繼立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

或曰：猶當作尤。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胡五反。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

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闕官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與。西南其戶，天子之官，其室

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

於也。輔氏曰：大凡人之為居室，未有不欲為子孫計而使之繼嗣其祖妣之業者也。西南其戶者，舉西南以見

東北也。爰笑爰語則所謂歌於斯者也。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

去。君子攸芋。香于反，叶王遇反。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嚴氏曰：即所謂椽，築也。

孔氏曰既投土於板以杵搗築之則  
牆宇固也

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漢氏曰此以下

由外而內。由垣墻而堂寢。次第當然也。愚按此章言其墻壁之美而為君子尊大之居也。蓋古人築垣為壁。堂上東西墻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考於儀禮可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

君子攸躋。

賦也。跂。竦立也。孔氏曰如跂如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人跂足直立。

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鄭氏曰伊雉而南。雉素。躋。升也。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

華采而軒翬。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呂與叔曰如翬斯飛。覆以瓦而加丹。腹有

文采而勢。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會。

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季寶之曰。堂下至門。謂之庭。庭三堂之深。

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

噦。深廣之貌。冥。與窅。要之間也。王介甫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偏也。噦噦。其冥

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董氏曰。正所謂陽室也。冥所謂陰室也。季寶之曰。室中西南隅謂之與。邢昺云。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與。東南隅謂之窅。郭氏云。窅亦隱闇。

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六字然是在室也。固所以續先之業。所以後嗣之傳也。吾人之願于王者。豈止克養之和已哉。又願吾君向晦寢息之時。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由是神氣通天。地流通。心思與陰陽會合。而夢生焉。既而乃寢。乃興。乃占我夢。若夢維何。是維熊。是維罴。是維蛇也。夫熊罴。維蛇皆吾王耳目心思之所未及者。而乃感此夢焉。是必有其兆矣。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乃占我夢。乃竟而自記其夢。與下章占字不同。

○下莞上簟音。徒檢徒。乃安斯寢。叶于檢于。乃寢乃

興。乃占我夢。叶彌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罴。彼宜反叶。維虺

維蛇。市奢反叶于反。其土何一反。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兩種席也。

漢氏曰：莞又云灯心草。生池澤中。即荇藜也。熊似熊而長。下莞則鋪席。其上則竹葦之簟。所以覆席也。

頭高脚猛。慙多力。能拔樹。孔氏曰：熊黃白文黃白。而性輕捷。好。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攀緣上高木。

○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

此。嚴氏曰：設為之詞。非實有是夢也。歐陽子曰：下至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

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皆禱頌之詞也。

○大音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愚按：熊蛇字。叶韻上同。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愚按：周禮大卜為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

人。華氏占人。簪人占夢。皆其官屬也。華音水。熊罴。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

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

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

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

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周禮占夢注：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

後。厭音琰。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占夢曰：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

王音旺。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注云：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也。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噩夢驚愕

而夢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道之  
 而夢喜夢喜悅而夢懼夢恐懼而夢噩音愕 獻吉夢贈  
 惡夢 占夢曰季冬獻吉夢于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注云獻群臣之吉夢于王詩云牧人乃夢此所獻吉  
 夢也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萌菜  
 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 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  
 之詳而敬之至矣 輔氏曰詳占夢之意則先王致察於天  
 人之際可謂密矣惜乎其法之不傳也  
 然後世之人情性不治晝之所為猶且昏惑督亂而不自  
 知覺則其見於夢寐者率多紛紜乖戾未必與天地之氣  
 相流通其間縱有徵兆之可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待其  
 既驗而後可知極有未易遽曉者想古占法雖存亦未必  
 能盡 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  
 為也以守至正 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  
 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  
 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  
 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土中心  
 他無所為惟  
 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之裳載弄之璋其泣

嗶嗶華彭反叶朱芾弗音斯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嗶嗶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呂東萊曰白虎

通云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皇猶煌煌也君諸

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

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

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載弄之瓦叶魚

無非無儀叶音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懼叶音

賦也裼褻也孔氏曰裼縛兒被也瓦紡塼也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女手

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為紡塲也然未可必儀善惟憂也○寢之於地卑之

也衣之以祿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

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

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

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易家人六二爻程子曰柔

順中正婦人之道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愚按婦人於事無所敢自遂正位乎內事在饋食之間而

已六二陰爻居陰位則柔順得正居下體之中則得中故其象為無攸遂在中饋而其占者能如此則為得正而吉

無攸遂即無非無儀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

中饋即唯酒食是議也五飯晷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

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記月令五飯春食麥夏食菽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列女傳曰孟子曰

今道不用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夫婦人之禮云云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而已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羊來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呂與叔曰一章願其保兄

弟於斯二章願其繼祖妣於斯三章四章五章願其安

身體於斯六章七章八章九章願其傳子孫於斯輔氏

曰一章則言其宮之面勢而禱其兄弟之相好也二章

則言其宮之寬廣而禱其祖妣之是嗣也三章則言其

宮之成而禱其君子所居以為尊大也四章則言其堂

之美而禱其君子所躋升以聽事也五章則言其室之

美而禱其君子所休息以安身也六章以至九章則禱

其身安夢兆於是而生男則室家君王於是而生女則

無遺父母之憂也頌禱之辭始於兄弟之和睦而

終於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無踰於此者矣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壞愚按厲王出居于彘凡十四年而后宣王

立故疑其國都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

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燕禮曰：下管新宮。大射儀曰：乃管新宮。三終季寶之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與此所笙奏或謂即斯干詩。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序宣王考室也

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曰：設盛食以落之。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而純爾

羊來思，其角濺濺。莊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反

賦也。黃牛黑脣曰牯，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牯者九十，非牯者尚多也。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牯以牯計也。黑脣為牯，則

黑背為抽，黑耳為犛，亦各以其數也。皆音砌。抽音袖，犛音尉。聚其角而息，濺濺然。同。癡

而動其耳，濕濕然。釋文曰：同食已復出嚼之也。王氏曰：濺濺和也。羊以

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

則耳燥，安則潤澤也。陸農師曰：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祖而毛牛尚耳。○此

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眾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反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可

蓑。素多反何笠，或負其餼。音侯三十維物。叶微反爾牲則具。

叶居律反

賦也。訛，動何揭也。音竭擔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

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者

美其無所驚畏也。而牧人持雨具齋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

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以雌以雄叶于陵反爾羊來思

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

也。崩羣疾也。王介甫曰：矜矜兢兢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堅強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

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則牛可知矣。坤雅曰：羊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為甚。要術曰：羊有疾輟相汗。徐鉉曰：羊以瘦為病。故羸從羊。詩曰：不騫為是故也。肱臂也。既盡也。

升入牢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

馴擾從人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

升也。

升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音北維旗音餘矣。大人占之眾維

魚矣。實維豐年。叶尼旒維旗矣。室家溱溱。側中反。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眾也。或曰眾謂人也。旒郊野所

建。統人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周禮大司馬曰：郊野載旒。司常曰：州里建旗。蓋

人不知魚之多。旒所統不如旗所統之眾。故夢人乃是魚。

則為豐年。旒乃是旗。則為人眾。毛氏曰：陰陽和則魚眾多。坤雅曰：俗云春魚遺子如

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為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為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為陰陽和

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嚴氏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民庶

故就牧事設夢以頌禱之耳。季廷仲曰：此章亦如斯干言占夢之事也。呂東萊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

未章然當牧事有成之日牧人遂有夢兆之感始而所夢者眾也彷彿之間又非眾而維魚焉始而所夢者旒也彷彿之間又非旒而維旗焉夫眾而魚旒而旗是皆物理之不可曉而朕兆之所當上聞者於是牧人獻之王命大人從而占之以為眾之生不如魚之多也今夢眾維魚是必以少變多之象也殆必飢饉之後百姓用登豐年權亡枕之魚矣乎旒旒所統不知旒旒所統之眾也今夢旒旒是以寡變眾之象也殆必流寓之後生齒日繁而室家溱溱亡枕之旒矣乎否則眾之與旒旒之與旗非牧人心思之素及也豈夢矣宜至哉夫年豐則國用三人眾則國本固中興氣象可想見矣

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黃實夫曰古人以畜之多寡而卜其人之盛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

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腍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此禱頌之詞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之效也斯干無羊之夢皆是設辭非果有是事

序宣王考牧也

宣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於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節

音截下同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叶側

憂

心如惓

徒藍反

不敢戲談國既卒

子律反

斬

叶側

何用不監

古銜反

興也節高峻貌

截然大貌

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

泰

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

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

隱公三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

子繼也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季迂仲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

具俱瞻視惓燔卒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甫所作刺

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

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

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嚴氏曰言師尹失民望錫京面對終南故以所見起興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

於宜反叶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天方薦

徂殿反

瘥

才何反

喪

息浪反

亂弘多民言無嘉

叶居

慝

七感反莫懲嗟

叶遭反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  
 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猗猗然皆  
 不甚通輔氏曰有實其猗先生以為諸說皆不甚通者蓋與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鄭氏之意大鑿而或者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愚按以左傳我落其實與衛風薦苻通重綠竹猗猗之語觀之或可為集傳第三說之証直用也瘡病弘大憺曾懲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去聲亂人怨而謗讟徒谷反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丁禮反叶秉國之均四方是

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

反夷

賦也氏本均平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鈎者不知鈎是物潘時舉曰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

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

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眾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王介甫曰京室以大

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

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

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

天降禍亂而我眾并及空窮也呂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

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反弗問弗仕徂里反勿罔君

子叶獎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反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

臚仕武音仕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王介甫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

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

謂曰亞孔氏曰言每一人娶姊一人娶妹相亞次也臚厚也○言王委政於尹

氏尹氏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

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

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

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

姻亞而必皆臚仕則小人進矣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引得別人

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大師却只是他一箇不好到那瑣瑣姻亞處是幾箇人不好了

○昊天不傭救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訥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

戾君子如屆音戒叶俾民心闕古穴反叶君子如夷惡

烏路反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訥亂戾乖屆至闕息違遠也○言昊天不

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嚴氏曰

之禍而歸之於天曰降此鞠訥降此大戾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

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

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輔氏曰：鞠凶大戾，不過如二章所言天怒人怨之事也。然其所以銷去之者，亦在夫人而已矣。故君子如屈伸，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啻如反手之易。初言天而後止，言人者，天人一理，人心悅則天意解矣。先生發明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之說先儒所不及施之變雅刺詩，皆可通也。愚按：此詩後章言不弔，不弔，平正月言天之抗我，天是桮，十月之交言天命不徹，雨無正言降喪饑饉，小旻言旻天疾威，小弁言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巧言言昊天已威，昊天泰憮，以及變大雅，板言上帝板天，天之方難，方蹶，方虐，方瘳，蕩言疾威，上帝天降滔德，瞻卬言不惠而降厲，召旻言疾威而降喪，皆與此章言天之意同一致者。其詩人之情性有同然者歟。

○不弔昊天

叶鐵

亂靡有定

叶唐

式月斯生

叶桑

俾民

不寧憂心如醒

音

誰秉國成不自為政

叶諸

卒勞百姓

叶桑

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

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上聲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

嚴氏曰：憂心如醒，猶黍離言中心如醉。胡庭芳曰：秉國成，即上章秉國均斥尹氏也。乃不自為政，而

以付之姻亞之小人，其卒使民為去聲之受其勞弊，以至此

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感感

反

靡所騁，反領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  
 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  
 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  
 地也嚴氏曰家父駕此四牡其四牡大領非不肥壯然視  
 四方蹙蹙然縮小無可馳騁之地是以留而不去蓋  
 世亂則若見天地之狹如唐人詩云出門即有碍誰謂  
 天地寬也彼特為一身言之此則為天下國家而言也

○方茂爾惡相息亮爾予矣既夷既憚如相騁市由矣  
 賦也茂盛相視憚說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予  
 戰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憚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騁  
 酢不以為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  
 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怨其正叶諸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  
 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  
 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呂東萊曰篇將終矣復嘆曰吳  
 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  
 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  
 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為身哉  
 輔氏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自古小人處禍亂之常態凡  
 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君子已亂  
 之要術也

○家父音甫作誦叶疾以究王訥式訛爾心以畜許六萬  
 邦叶卜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

寺通釋

作為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  
 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  
 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  
 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  
 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  
 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  
 彈誅罰故自載字寺人孟子亦此類也東萊呂氏曰篇  
 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  
 氏者則王心之蔽也輔氏曰東萊謂篇終矣故窮其亂本  
 而歸之王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  
 章方說簡王字蓋言至此則王亦不得不任其責前章雖  
 當譏尹氏之用小人而不及王然王之所以用尹氏者亦  
 不能逃  
 其責矣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  
 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

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  
 皆得其當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  
 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  
 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  
 可也愚按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  
 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  
 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  
 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  
 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惜莫懲嗟曰  
 降此鞠訕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  
 或東遷  
 後詩也

序家父刺宣王也

家父見本篇

正音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瘼音鼠憂以痒音羊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

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瘼憂幽憂也痒病也

○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

繁霜肅殺之氣也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惑羣聽

者又方甚大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如此則國亡無日矣呂東萊

回凡講張為幻以罔上然眾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惑眾者皆謂之訛言

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反好

言自口叶孔五餘久反下同莠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瘵病自從莠醜也王介甫曰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愈愈益甚之

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偽

反覆言之奸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

益甚而反見侵侮也輔氏曰夫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為是而已以為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

動與眾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

○憂心惇惇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惇惇，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臣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謝

山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輔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如視鳥之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工反

莫登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

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愚按：大者為薪，細者為蒸，甚分明也。

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耳。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叶莫登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陵反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

歐陽子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  
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 ○謂山蓋卑

而其實則罔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  
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

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輔氏曰故老舊臣可以決事理  
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

徵兆吉凶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而但皆自  
以為聖人而已耳。誰能別其言之果是非乎。 子思言

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

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

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

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

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

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 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并亦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可鬼 蜴。星歷

賦也。局。曲也。孔氏曰。躡。累足也。說文曰。號。長言之也。脊。理

也。蜴。蝮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孔氏曰。釋魚云。蝮。蝮。蜴。音亦

○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踣。

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

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任介甫曰。人號呼而出

乃有倫序。有脊理。謝疊山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  
之害人者。為虺。為蜴。世道亦可哀矣。輔氏曰。所謂此者。即

上所言踣踣而不敢自安者也。



○瞻彼阪反音田有苑鬱音其特天之抗五忽反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崎嶇境敵塿音確之處苑茂盛之貌特特生之

苗也抗動也胡庭芳曰抗有力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

苑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

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

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

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鄭氏曰言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

克見既見聖亦弗實蘇氏曰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叶力反矣燎力

抗我是顛顛頓挫後頭後使我動輒  
得咎也夫抗我便是君之抗我處求我  
則謂求為修己治人之則也抗我仇仇  
謂言必抑之行必過之然終無一言之  
從一詳之用所謂不我力也

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音威威呼悅反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

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褒人有罪入此女以贖罪

及太子而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為國政之暴

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

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

褒姒淫妒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歐陽子曰此上

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或曰此東遷

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威之有監戒之意而無

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

能必其然否也。愚按章末四句語意反覆相應其言燎之難滅正以嘆傷宗周之易威真似道已然之事竊恐或說為長且使宗周未滅褒姒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也若以下篇豔妻煽方處之語証之彼詞則又微婉雖作於褒姒嬖盛之時固無嫌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才再反乃棄爾輔

叶扶反載如字輸爾載才再反將七羊反伯助予演女反

比也。陰雨則泥濘寧去聲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

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孔氏曰輔是輸墮也。將請

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

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

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

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音負音于爾輻方六反屢顧爾僕不輸爾

載叶節反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乙反

比也。負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

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

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為意者蓋能謹

其初則厥終無難也。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一說王曾不

以是為意乎。胡庭芳曰苟能如上文所戒尚可以踰歷絕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當作念國之為虐大矣亦其

比也沼池也焰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其

潛雖深然亦焰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嚴氏曰

於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所樂矣喻君子立亂朝亦非所

樂也魚雖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焰然易見無所逃於罔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無洽比毗志其隣昏姻

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韻未詳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季迂仲曰與其慙慙然痛也○

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隣里怡懌其昏姻而

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臣介甫曰君子困感而小人得志

而又哀彼眾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昔人有言燕雀

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

將及其此之謂乎季迂仲曰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

○仳仳此音彼有屋蔀蔀音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於

是椽陟角反叶哿哥我矣富人哀此惇獨反

賦也仳仳小貌蔀蔀巨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

天禍椽害哿可獨單也○仳仳然之小人既有屋矣蔀蔀

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椽喪之耳

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惇獨甚矣

季迂仲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

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胡庭芳

曰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慙慙若唯及其私矣此章寄矣富人哀此惻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此居東萊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滅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寄矣富人哀此惻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序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

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

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

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問周天之度是自然

行一周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也董鼎曰沈存中云天何嘗有星行度而已陳尚得云天日者氣數之始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數遂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為度焉度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其度為數愚按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為體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之為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即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大虛空中既一周匝而復過其既匝之西以度準之適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該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分三十五分也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董鼎曰書傳謂日月亦左旋橫

詩通釋

卷十一

二十七

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面而順觀之也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

左旋日月五緯右旋詩傳曰日月右行於天此步占日月之躔次於天度而逆取之也儒家論天道則皆傾而左旋曆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也愚按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每分四十九分四厘七毫三絲六忽八微四塵有奇七分共計三百四十六分三厘一毫五絲七忽八微九塵有奇但先儒以為日月皆左行於天今以昏旦之中星驗之則知日實右行以每夜月躔之宿度驗之則知月實右行若據左行之說推之日行一日一周天則一時當行三十度有奇假如堯時冬至日在天之虛計其日自子時天與日並行起至申時日沒則天之虛淪於申位日之行當躔畢宿而張宿昏中矣安得堯典以為星昴乎今日星昴則是昏時日仍躔虛其為右行而一日一度者可知矣又於今冬至日在箕八度而昏中壁驗之亦是右行無疑至於月之左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是一日行及三百五十一度有奇一時當行二十九度有奇假令某日酉時月初出躔某宿計其行至子時當踰本宿之西一百一十六度之外矣嘗試驗之而月躔仍在本宿之傍不遠則是右行而一日止行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十三度有餘者又可知矣

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

會蔡九峯曰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積二十

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也愚按一歲者以氣周言之日行自子年立春至丑年立春必歷過

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復得子年立春節所躔之天度為

一周天也月行至二十八日間歷過三百六十五度二百

三十五分而與初一日某時合朔所躔之天度交會為一

周天之數既周天之後又行越二日二時歷二十九度四

百九十九分而與日會董鼎曰陳尚德云月行二十七日

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始與日會文公以為二十九日

有奇周天而與日會蓋未詳也日一年與方會則月光都

天一會月一年與天十三會與日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

盡而為晦後漢律歷志曰以速及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

朔愚按朔之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

而為望愚按彭魯叔日月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

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望之無定日者由合朔之日時有蚤暮也然凡望時必各在其月朔後晦前之日也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天止如一圓匝赤道是匣子相合縱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于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闕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闕至明中有闕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為闕虛所射故食愚按黃祥翁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遇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內外月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一歲凡十三次經天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然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有餘而有一交於此時方有食然

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謝疊山曰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幽王之時臣欺君妾惑主小人陵君子犬戎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愚按黃祥翁曰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難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然日月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亦有分數也若以常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君行事之所感召耳

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謝疊山曰。日衆明之本。而為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之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矣。季廷仲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

六年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戶郎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

不用善人故也。左傳昭公七年。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如此則

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王介甫曰。月食

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此日而食。則為變大矣。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季廷仲曰。春秋月食未嘗書。豈

○燁燁丁輒反震電不寧。不令叶盧反百川沸騰。山冢舉徂恤

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賦也。燁燁。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前漢李尋傳注。善。安不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舉。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

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

幽王曾莫之懲也。嚴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沸山崩

疊山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董子曰國家將

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

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

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孔光曰皇極之道不立則咎徵荐

臻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

○皇父甫音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側留

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叶滿補反耦音矩維師氏豔餘膳反

妻煽音方處

番音婆家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耦皆氏也。孔氏曰父

字之義番聚蹶耦單言又聚子以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

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

有上中下士。周禮太宰卿一人宰夫上士八公羊所謂宰

士。愚按見公羊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蔡

宰曰周公為冢宰食邑於圻內圻內蓋以宰屬而兼總六

官位卑而權重也。愚按以宰屬而摠六官固位卑權重矣

重也故詩人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周禮天官

首言之焉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嗣膳羞者也膳羞者也。天官膳

二人鄭氏曰食飯也飲酒漿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

詩通釋

卷二十一



生予奪之法者也。春官內史中大夫一趣馬中士掌王馬

之政者也。孔氏曰夏官趣馬下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

失之事者也。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有善道可行者則以詔王。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

也。王介甫曰言其勢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

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

之主故也。季迂仲曰此上三章言災異之事下五章言災

其內寵言所以致之之由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叶謨徹我

牆屋田卒汗。音陵萊。叶陵曰予不戕。在良禮則然矣。叶於

賦也。抑發語辭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汗停水

也。萊草穢也。孔氏曰汗者記曰汗其官而豬焉戕害也。○

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遷徹

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早者汗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

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

如盤庚遷都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

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孔氏曰皇父以親寵封於圻內築都

邑令邑人居之役之不以時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

其家業故述其情如此。謝疊山曰皇父使民無以為生矣

乃曰予不戕君汝也。下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王介甫曰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于民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

反不慙。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干擇有車馬以居徂

向

賦也。孔甚聖通明也。王介甫曰：皇父自謂甚聖，故因而譏之曰孔聖也。都大邑也。

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

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愚按：孟州河陽縣今屬河南。

東山三有事三卿也。孔氏曰：皇父封圻內當二西道，今立三卿以比列國也。賈信侯維

藏蓄也。愍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

往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

以為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

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謝疊山曰：皇父棄

不能強勉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罔有耆壽俊在厥服，西周之

亡實兆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於身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於此。

○黽民允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反

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叶鐵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昧反

憎職競由人。

賦也。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

○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

蘇氏曰：無罪而且見讒，而况敢告勞乎。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沓

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讒口之人

耳。陳少南曰：噂，聚談也。沓，猥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莫背反叶呼消反四方有羨徐面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叶直反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痲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眾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傲我友之自逸哉謝疊山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為賢亦不以眾人之逸樂為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效我友之自逸也其詞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愚按上章既言匪降自天而此復以勞逸不均歸於天命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胡庭芳曰王氏云此詩前三章言災異之變四章言致災

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於人妖也八章言已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序大夫刺幽王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息浪反饑饉其斬反斬伐四國叶

反旻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

此無罪淪胥以鋪音烏反

賦也浩浩廣大也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疏不熟曰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

首章推本而言曰臣子不幸而陷國步之難尤其所當切日者豈可以時之不善而遂歸身以去乎試以今之時言之彼浩浩昊天以偏覆為德者也今乃不其德而降此飢饉之災以斬伐四國之人偏覆之德安在哉然天之降災所以懲惡使其出於慮圖必將怨善人而棄有罪矣如何昊天疾威曾不思慮圖謀而播為此飢饉乎彼有罪者舍而置之於飢饉死亡之地則其既伏其辜矣况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共而陷於死地則如何哉夫以有罪之人而回被飢饉

斬伐之策天之不憫吾人甚矣其甚矣  
亦天子  
此章言飢饉之禍見離臣之所以去  
也詩人所詔班本者此也氣說下  
非西段意不可上下平對

言通釋

卷二

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  
國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愚按首章推本  
而言天變也元  
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闔下為昊天故此章以昊天言不駿  
其德以昊天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蓋亦無所歸咎而各  
以義類歸怨於天耳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  
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夷世三  
反

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弋  
灼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祥  
龠反庶曰

式臧覆芳服  
反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  
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

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勸勞也三事三公也董鼎曰陳壽  
翁云如漢魏

以來史云位登三事皆指為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

○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愚按  
易姓

之禍言周宗之滅也天變上章所言是也人離此章所言是也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

出為惡而不悛也李迂仲曰時王上為天所怒下為民所  
怨內則宗族破滅外則羣臣諸侯携貳

孤立而不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范

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莫肯夙夜無

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嚴氏曰二章言人心離散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

也陳器之曰亦字乃因前正月篇而言耳愚按詩言周宗  
既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

如何昊天叶鐵  
反下同辟言不信叶斯  
反如彼行邁則靡所

詩通釋

卷二

三十五

為惡者固王之過而敬身者重臣之志  
凡百君子尚當夙夜相與各敬其身  
可為夫人已一心不敢其身是以人  
為可欺而不知其畏矣吾恐身圖難  
可便而公論不可誣也胡不相畏乎  
且天人一道不相畏則拂人之心者  
乃所以逆天之理其不畏天亦甚矣  
豈可不畏乎天子知天人之當畏則  
知吾身之當敬矣  
此其下章蓋舉大義以深責雖散之  
人也

蔡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  
群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  
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  
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蘇氏曰  
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  
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輔氏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  
績效隨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  
者亦將何所底至哉常人之情無特操者見王所為如此  
則皆從風而靡故戒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因王  
之為惡而遽自放逸以棄其身哉人惟一心而已能敬其  
身則能敬人能敬天矣詩人發此意至為深切學者不可  
不深體而力行也王介甫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  
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愚按三  
章言王不見聽而已不可忘其忠敬也

○戒成不退

叶吐類反下同

饑成不遂

在登反

我誓

思列反

御僭

僭

于感反

日瘁

徂醉反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叶息反

聽言則答

譖言則退

賦也。戒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易大壯上六

不能退 誓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愚按楚語

不能遂 蓋如漢侍中之官也。僭僭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

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

我誓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

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

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

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忍乎劉晨翁曰聽言

則答謔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輔氏曰聽言則答謔言則退則皆不敬其身者聽言則答面從者也謔言則退畏罪者也面從者不盡其情畏罪者唯知有己皆不能敬也譬有習之意自謙之辭也愚按四章言王為不善而羣臣無忠告也而王不為惡不為過而王不為善不為賢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維躬是瘁苟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苟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

詩人所以深歎之也胡庭芳曰五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也輔氏曰上章既責諸臣故此下

兩章則又體其情而言之此章言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蓋亦有不得已者蓋言之忠者則非但出諸口適以病其身至於巧言如流順從而不逆者乃使其身得處於休逸之地則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是豈得已哉其志亦可哀也已愚按哀哉二字見詩人深歎之意

○維曰于仕鈕里孔棘且殆叶養云不可使得罪于天

子叶獎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嚴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寧得

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輔氏曰：此章則又言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蓋朋友以相切磋為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為哉？忠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反。鼠思泣血。

鼠思，猶言癡憂也。呂與叔曰：鼠，憂也。與鼠思義同。○

賦也。爾，指離居者。鼠思，猶言癡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愚按：此承上文五章六章而言也。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

憂思泣血。何氏曰：孔氏云：人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

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嚴氏曰：七章責引去者也。輔氏曰：此章則又盡言已意以告諸離居者，使之復反於王都。彼既不從，則又言其痛切之情，為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諄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既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已之志也。然則此誓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

雨無正七章一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

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愚按詩文四章，言曾我替御，慘慘日瘁，固可見其作於替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

褒姒威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序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卷第十一

詩通釋

卷二



詩卷第十二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  
 何日斯沮  
 不從不臧覆用  
 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

詩卷第十二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

音

何日斯沮

在呂反

謀臧

不從不臧覆用

叶于封反

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其凶反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

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

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

愚按此章

稱天之意猶可見君臣隱諱之義天人合一之理

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

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輔氏曰昏亂之世君臣上下謀猶邪辟無有沮

止之者故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夫為國者固不可以無謀猶也然觀其於謀之善者則不從其不善者則反用之

則我已甚病矣不待其謀之敗而禍之來也

○滄滄

許急反

訛訛

音紫

亦孔之哀

叶於

謀之其臧則具是

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叶都黎反

賦也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

而不和其慮深矣前漢劉向曰言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然於謀之

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叶于

謀夫孔多

叶巨

是用不集韓詩作就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叶巨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

得于道

叶徒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

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

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輔氏曰

謀及卜筮夫謀貴平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謂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

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此亂世為謀之常態上無聽言之明則人

人得以肆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非故無肯任其成

敗之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

路哉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

叶

維邇言是爭叶側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平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孔氏曰民者人之大各其是聖賢也程法猶道愚

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猷猷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 經常潰遂也○

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叶民雖靡旃火吳反或哲

或謀叶莫徒反或肅或艾音父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叶蒲寐反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旃大也多也艾與又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

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

於敗矣聖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

箕子之學也與輔氏日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

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艾者焉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是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反而相與淪陷於敗故以是戒王庶其能愛護而扶持之無使至于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之大夫其心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此章及第三章則其有得於箕子之學蓋深矣○愚按箕子陳洪範九疇其二為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而作肅言之德從而作又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思之德睿而作聖其次叙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

○不敢暴虎不敢馮皮冰反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湯河反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一均反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凡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其于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善限其大而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序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叶鐵因反我心憂傷念昔先

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陸璣曰似鶉鳩項有綉文翰羽戾至也明發

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輔氏曰兄弟相戒以及於父母者宜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乃反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

叶夷益反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

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

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

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

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輔氏曰時人方化上所為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

相戒而首及於此者亦宜也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

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

命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

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王介甫曰戒以各敬爾儀

○中原有菽

音叔

庶民采

叶此禮反

之螟

音真

蛉

音零

有子

螺贏

音果

負

叶蒲美反

之教

叶養里反

誨爾子

式穀

似

力果反

負

叶蒲美反

之教

叶養里反

誨爾子

式穀

似

叶養里反

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

螺贏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

化為其子釋文曰螺贏即細腰蜂○本草注曰雖名土蜂

取青蟲教祝變成已子嘗折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撻音躡祝音呪

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

蛉有子則螺贏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

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

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

輔氏曰善道人行不似者可教而似同一秉彝故也兄弟相戒以免

禍而上念其父母下慮及其子則其意可謂懇至矣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

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叶桑經反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輔氏曰以脊令之載飛載鳴與同然俱求無忝辱於父母可也先生嘗因人讀詩而務快不予細戒之曰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版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而今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意思裏面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啄粟哀我填都田反寡宜岸宜獄握

粟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背肉食不食粟孔氏曰俗呼青雀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爾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背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鶯其羽者也填與瘖同病也爾雅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愚按字書犴一作犴以守故謂犴為犴朝廷曰獄○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卹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輔氏曰貧窶如是而

猶不忘所以自善之道然後為君子也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小心如臨于谷戰戰

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如臨于谷恐墮也

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爾氏曰温温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温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墮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

之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辭或是其人嘗有酒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懇至每誦之

令人悲愴輔氏曰一章言思念父母以發相戒之端二章言時俗所習以致相戒之意三章則相戒相勉以教其子四章則欲各自努力以無遺父母之羞其意可謂懇至矣五章則又言王不恤貧困鰥寡如我之病困孤獨當今之世或不免於羅織之禍故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道六章又言當世賢者尚且兢兢畏如此况我則又當如何哉

序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

詞耳

弁薄干反彼鷺斯音叶先反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

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鸞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

鴨匹又音卑鳥斯語詞也孔氏曰猶夢彼蕭斯苑彼柳斯提提羣飛安閒之貌

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曰被廢而作此詩言弁

彼鸞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鸞斯之

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

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輔氏曰怨者怨咎已之不得其親慕

者思慕其親不能忘也○問伊川謂小弁之怨與舜不同

何也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

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

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

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

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

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罪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

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不外憂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叶徒九六反為茂草叶此苟反我心憂傷

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叶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叶魯口反心

之憂矣丑覲反如疾首憂也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惄思擣春也不脫衣

冠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踧踧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

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憤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

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疾如疾首則又憂之

甚矣謝疊山曰惄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

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嘆憂愁多者年

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孔氏曰疾首頭痛也輔氏曰維

憂用老維憂能老人非特能老人也又能使人病故又繼



之以疾如疾首頭痛最巨忍疾如疾首則其病甚矣

○維桑與梓叶獎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滿

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

與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蠶

食具器用者也愚按古者一夫受五畝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四圍墻下植木桑以給蠶食梓

以具器用然此民居之制也蓋託以起興耳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

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

○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

莫不瞻依也謝疊山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所以必恭必敬

也敬其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

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孔氏曰太子為父所放爾并言母者以人皆有父母之恩

故連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

至是也謝疊山曰父母不我愛求其說而不可得於是歸之於天曰不知天生我之時我之日月星辰果在

何處吉歟凶歟不可得而知也韓文公詩予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即生辰所在也

○苑音鬱彼柳斯鳴蜩嘒嘒音條有灌音干者淵桂音九

葦音韋淠淠音計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心之憂

矣不遑假寐

興也苑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灌深貌淠淠衆也屆至

遑暇也○苑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灌者淵則萑葦淠

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

王介甫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輔氏曰見物之大者無所不容以興今王乃不能容其子使如舟之流於水中而無所屈何哉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雉古豆反尚求其雌

叶千反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雉雉鳴也壞傷病也

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雉亦知求其

妃配匹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思於其親者今王獨棄其子何哉今我獨

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

也輔氏曰以見夫物無不顧其親者以興已獨見棄逐如病木之悴而無枝何哉其意又切於前章矣

○相息亮反彼投兔尚或先蘇薦反之行有死人尚或

墮音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墮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

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

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

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

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臠市由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

伐木倚寄彼反矣析薪柶救氏反矣舍音彼有罪

予之佗吐賀反矣湯何反

賦而興也。醜報惠愛，舒緩究察也。倚倚也，以物倚其巔也。

地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醜爵，得即飲

之。孔氏曰：醜，酬古字通用，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如旅酬也。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

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

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

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莫高匪山。叶所旃反。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鼓反。由言。

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

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

生讒譖也。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而言，亦恐有人間之也。陳少南曰：王無輕發言，小人

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伺君子之向背如何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

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王介甫曰：

母逝，梁發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東萊呂氏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

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

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

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

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輔氏曰：此

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白之逐，雖主於褒姒，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

以附會而成之自古知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無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曰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曰而宜曰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

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固矣夫高

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

也小弁親之過大者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不孝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激激之而遷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

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

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張南軒曰小弁怨慕乃所以為親親故引關弓之疏戚

為喻以見其為親親者焉凱風之作則以母氏不安于室而已七子引罪自責以為使母之不安則已之

故辭氣不迫蓋與小弁異也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則是漠然而不知者也當凱風之事而遽形於怨

則是激於情而莫遏也此則皆失親親之義故皆以不孝斷之於是舉舜之孝以為法焉高子徒見小弁

之怨遂以為小人之詩不即其事而體其親親之心亦可謂固矣

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以見其必為宜曰耳序又以為宜曰之傅尤不知其所據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餘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昊

天已威叶紆予慎無罪叶音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也

○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感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

而求免之詞也嚴氏曰首章傷已被讒也

○亂之初生僭側蔭始既涵音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

子如怒叶奴亂庶遄市專沮慈呂君子如祉音亂庶遄

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鄭氏曰僭不信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

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

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

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

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

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

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嚴氏曰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渾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君子屢盟叶謨亂是用長丁丈反叶君子信盜亂是

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

反

賦也屢數朔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歆音血告神以相要

腰束也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有疑不協也李迂仲曰考之

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盜指讒人也真氏曰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

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餒進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

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聖即韻註讒而信盜

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

不厭則亂是用進矣李迂仲曰饜鼠俗謂甘口鼠魯國之

之寇亦饜鼠乎觀此則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

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嚴氏曰三章言信

上三章先刺聽讒者下三章則專刺讒人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七損度鐸音之躍躍他歷冕士咸兔叶黃遇犬獲郭反之

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

○冕袞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

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詩人所見極大如此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

之人却以奕奕寢廟秩秩大猷起興便見其所見極大形

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潘時舉對云此亦是先王之

澤未泯禮義根於其心故其而又以躍躍冕袞遇犬獲之

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也輔氏曰躍躍有跳梁恣肆之意讒者方且跳梁恣肆以害

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荏而甚荏染柔木君子樹叶上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

反之蛇蛇以支碩言出自口叶孔矣巧言如簧顏之厚

叶胡矣五反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

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

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

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

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恥也孟子曰為機變

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真氏曰儉巧之言悅

其知愧則不為矣愚按五章言讒人出言無恥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無拳音無勇職為亂階叶居

既微且煇市勇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音紀叶

詩通釋

卷三

十五

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為不知

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季迂仲曰左氏所謂

孟諸之拳力階梯也限瘍羊為微腫足為尪孔氏曰郭璞云胫脚

脛也瘍瘡也膝脛之下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溼

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交鬪專為亂之階梯又

有微尪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

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眾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

多也嚴氏曰卒章斥讒人而賤惡之也輔氏曰東萊以為非持賤之且言其本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

四章五章言讒言之本不難辨讒人之本不難除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不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序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銀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貧反伊

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為

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士而

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

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歐陽子曰魚梁

者古人營生之具詩屢言之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



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輔氏曰彼何人斯而不為已甚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疑之也而猶有望之意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遁然亦無忿懟之辭也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果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叶鐵因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季寶之曰其北當階其南接門內雷也

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迹之詭祕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輔氏曰知其逝我梁逝我陳是聞其實而言之又以見蹤迹之詭祕是以人為可欺也人或可欺而天其可欺乎爾獨不畏于天而譖我如是也古人責人往往至天而極如雨無正所謂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亦是意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叶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  
胡逝我梁支音攬反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擾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爾之亟行，遑脂爾車。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况于反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

盱豫悔。豫六三爻，本義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三，四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

都賦云：盱衡而誥，是也。愚按：左太冲魏都賦云：魏國先生乃盱衡而誥曰：云云。注謂盱，張目

大視也。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行

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

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

壹者之來，俾我祗也。

賦也。還，反易說，祗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

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

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季迂仲且亦

人愧不敵來也。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譖矣。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

此三物以詛爾斯。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

壘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去聲錘六孔孔氏曰壘周禮小師職作壘古今字

異耳注云竹曰箎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

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燭也諒

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至介甫曰三物如

豕以詛射穎考叔者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

詛如此孔氏曰詛小於盟左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

盟諸偃闕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

○伯氏吹壘而仲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

孔氏曰與汝義如兄弟和如壘箎勢相次比如物之相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

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

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育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

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孔氏曰蜮如鱉三足陸璣云一名射影含沙射影其瘡如疥痺雅曰

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覩面見人

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

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覩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

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

之心也王介甫曰作此詩將以絕之而曰好歌者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孔氏曰：左傳云：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

溫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者。世本云：暴辛公作墳，蘇

成公作箴，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墳箴尚矣。周幽王

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

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

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

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

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謬耳。李迂仲曰：世本古史考見

此詩言伯氏吹墳，仲氏吹箴，遂為此說，皆求詩之過也。

萋七西反今斐孚匪反今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甚甚。

食荏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孔氏曰：錦而連

貝故知為貝之文。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坤》曰：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

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貝背也。○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為巷伯者。作此詩

鄭氏曰：官者割其勢。若今宦者也。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

比譖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

甚矣。

○哆。昌者。今侈。尺是。今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丁歷反。下

與謀。叶模。悲反。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愚按：即箕星也。以其

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

言其謀之閔也。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叶批實反。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

信。叶斯。人反。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

通。翩翩。往來貌。嚴氏曰：讒人情狀。接續增益。緝緝然如女

營謀為讒。譖而巳。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

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叶芬遣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汝

遷。

賦也捷捷儼血平聲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

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嚴氏曰汝

能譖人亦能譖汝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輔氏曰汝

其禍將遷及汝矣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

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於為譖者庶乎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視彼驕人矜此

勞人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

失度其狀如此胡庭芳曰王氏云蒼天蒼天蓋以王之不

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彼譖人者叶掌誰適與謀叶滿取彼譖人投卑豺叶士

虎豺虎不食投卑有北有北不受叶承投卑有昊叶許

反候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

曰衍去聲文也投棄也說文曰豺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

愚按窮北之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投棄讒人於彼使凍餓之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

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卑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

以見欲其死亡之甚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押雅

虎以殺為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以載為德則宜無不受

者今日不食不受且付昊天使制其罪則惡之甚也呂東

萊曰記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

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真氏曰讒人為害至深故詩人疾之

亦甚舜之治四凶也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屏諸四夷詩人之情亦若是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叶祛寺人孟子奇反作為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揚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

讒被宮而為此官也愚按周禮天官寺人之官凡五人寺之言侍也侍王於路寢而掌王之內

人及女宮之戒令蓋奄人也孟子其字也○揚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

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

及於大臣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

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輔氏曰譖始於微者進而嘗之也君若受之則譖者之氣益壯

而心益大末流之禍豈止及其大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聖讒必折其芽辨於微小可也然非明且

遠者不能焉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愚按劉氏此言蓋從小序以此為幽王時詩也集傳既引其說而未嘗明言其為幽王詩讀者當自得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

六句陳壽翁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讒言之禍與讒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愚按三輔黃圖云永長也宮中

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伯長也主宮

為掖廷周宣王姜后嘗待罪永巷是也曹氏曰巷者內人

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其所居伯者長也

其官為寺人而職掌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

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

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閒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踈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序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反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

將樂音洛女轉棄予叶演女反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柰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鼓反予于懷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夷反

興也頽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頽風從上下曰頽寘與置同置于懷親

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謝疊山曰寘子于懷是進人若將加諸膝棄予如遺

是退人若將墜諸淵

○習習谷風維山崔徂回反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叶韻未詳

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輔氏曰大德謂朋友之義出於天者小怨謂對語忿色生



於人者忘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人有如此實事故末章因風以為比而明言之以戒其不可如是也或以為興者拘於例耳然不若以為比之是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臣與叔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

序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蓼

音六反

者莪

五河反

匪莪伊蒿

呼毛反

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

嚴氏曰莪蘿蒿也蒿草中之高者也

比也蓼長

上聲

大貌莪美菜也

蒿賤草也

嚴氏曰莪蘿蒿也蒿草中之高者也

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

以比父母生我以為

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管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蒺藜秀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

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

音蔚

哀哀父母

生我勞瘁

似醉反

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嚴氏曰一名馬薪蒿

比也蔚牡蒿

僅也

也三月始生

七月始華

如胡麻華而紫赤

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嚴氏曰一名馬薪蒿

瘁病也

○莪之罄矣維罍之恥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

息淺反

里矣無父何怙

無母何恃

出則銜恤

入則靡至

舉

比也莪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莪資於罍而罍資莪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莪罄矣乃

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

愚按以莪比父母以罍比子但取其相資

之義而不取義於莪罍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莪喻周以

罍喻晉亦不取

小大之義也

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

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

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

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

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

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

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輔氏曰玩此四句真能道孝子之情非身履而親歷之不知其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

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劉執中曰防其驚也則拊

之育覆育也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媮之覆近而愛育之顧旋視也孔氏曰謂去之而反

也復反覆也正氏曰不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之於懷抱罔無極窮

也○言父母之恩如此謝豐山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

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奧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病疾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

曰教育英才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輔氏曰此章則賦父母之恩未乃歎其如天之無窮無物可以為報之意故嘗為之說曰臣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無窮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

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嚴氏曰孝子念親之沒瞻

南山之烈烈感飄風之發發觸目皆悲傷也故嘆民莫不得以養其父母我獨何為遭此害而不得終養乎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輔氏曰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哉此兩句最宜玩蓋未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

愚按司馬昭為魏安東將軍與吳戰敗昭問於眾曰近日之事

誰任其咎王裒父儀對曰

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

如此

輔氏曰先生載王裒一事以見詩之感人如此必如是然後為善讀詩也以至解頤手舞足蹈

皆實有是理但患人不善讀耳陳少南曰此詩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李迂仲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有饑

音蒙簋

音軌殮

有捄

音求棘

七

必履周道如砥

之履

其

直如矢

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

叶善睠

言顧之

潛

所姦

焉出涕

音體

興也饑滿簋貌殮熟食也

孔氏曰禮求曲貌棘七以棘為

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

儀禮特牲注曰匕用棘心

三尺吉禮

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

下民也睠反顧也潛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

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

言有饑簋殮則有

捄棘七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

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

輸於周也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一意故集解以為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

是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平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中亦含此意耶

○小東大東叶都反行直呂反柚音逐其空叶枯反糾糾葛屨可

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叶戶反既往既來叶六直反

使我心疚叶訖力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

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曹氏曰校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

薄不柰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

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

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輔氏曰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舉其甚者言之也以葛屨履霜則冬裘之不備可知矣既往既來則言其來往之不一也周道一也方其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

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有冽音列汎音軌泉叶才反無浸穫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

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叶節力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

也

興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汎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

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

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

寺通翠

卷之二

廿八

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輔氏曰上兩章既言傷於財故此章推本其困於役而言之耳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

音賚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叶蒲

北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叶渠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叶申反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

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

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

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李迂仲曰此章言東人之勞西人之逸小人得志細紀敗壞無

復王室之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

胡犬反佩璲

音遂不以其長維

天有漢監

古暫反

亦有光跂

丘鼓反

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鞞鞞長貌璲瑞也

鄭氏曰佩璲者以瑞玉為佩

漢天河也

孔氏曰漢水之

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日雲漢

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

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

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

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

孔氏曰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星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愚按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為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言東

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

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

我歐陽子曰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降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降也

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

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輔氏曰侯邦供王賦役固其職也然為王者當有以體恤之不

敢易視而輕用之可也觀禹貢之底慎財賦無逸之惟正之供則必不至於易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財力俱困而饋西人以酒則視之曾不如漿與之以鞞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為長易視之如此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愬之於天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叶反 昬華板反 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

啓明叶反 西有長庚叶反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賦也爾雅曰何鼓謂之 昬爾雅曰何鼓謂之 服爾雅曰何鼓謂之 駕也箱車

箱也孔氏曰兩較之間謂之箱牽牛何胡可反 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

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劉執中曰

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詩攷曰韓詩云晨出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毛氏曰庚

也續 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

以金星為言也愚按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

行在日後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 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兜之

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

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

已鄭氏曰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牽牛不可用於服箱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

名而無實光也歐陽子曰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

日為畫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 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斂波我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

酒漿維南有箕載翁許急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愚按六七月間見於南方者指當時

昏見為言也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愚按此謂南斗即上文夏秋之間見南方

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翁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

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

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言南箕既不可

以斂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李迂仲曰古人多以箕斗為虛名蓋

此數星皆人閒器用之物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

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

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歐陽子曰自維天有漢以

詞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

於天又不可得也未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若有所噬

斗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皆怨諷之詞也輔氏曰二章三

章以下文意奇逸其辭雖若闊踈而意脉實相連屬作此

詩者非唯怨得其正

其亦老於文墨者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序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

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四月維夏叶後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

○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秋日淒淒反七西百卉許貴反具腓芳菲反亂離瘼音莫矣爰

家語作奚其適歸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日東萊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李迂仲曰感興言下民困病如秋日淒淒然而百草俱病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李迂仲曰天下莫不被禍乃云民莫不善者此據作

詩者之言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

時而息也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

息如此說則却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為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蓼莪篇矣彭氏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夫歡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况今四月之大夫夏則苦徂暑之薰灼秋則悲百卉之彫瘁冬則傷飄風之迅急是皆遇景生悲觸緒增感其心無一時得以自寬焉吟詠其詞可見當時之亂矣范氏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叶莫悲反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叶于其反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

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玉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



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

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

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叶翰飛戾天叶鐵反匪鱣張連反

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叶一均反

賦也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託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

而只得以鶉鶡也鳶亦鷲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

也○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

者則亦無所逃矣陳少南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於希反

興也杞荀櫪計也桋本草曰枸杞一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皆可食桋赤

棟色也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

○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輔氏曰維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四月八章章四句

序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

興焉

小旻之什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小人之於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經

言大夫與幽王出五於食穀不四辭

四民八章章四句

言及曰

詩卷第十二

言大夫與幽王出五於食穀不四辭

言及曰

言大夫與幽王出五於食穀不四辭

言及曰

詩卷第十三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獎朝夕從事叶上王

事靡盬憂我父母叶蒲

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

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

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鄭氏

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慙按此章可見詩人忠孝之心也

○溥音天之下叶後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

詩通釋

卷十三

夫賦也溥大幸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

使我從事獨勞也饒氏曰無才者多逸有才者多勞以其能任事故也言凡為王臣者皆當任王

事何獨使我為賢而勞之乎謝疊山曰自古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

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

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以貧者習銀球之人而贈之

○四牡彭彭叶鋪王事傍傍布彭反叶嘉我未老鮮息

反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

為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簪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

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

獨賢也謝疊山曰此詩本為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之

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為知已忠厚之至也愚按此章言所以從事獨賢之意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越或息偃在床或不已

于行叶戶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

放此輔氏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

複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愚按以下三章凡十二句為偶皆以他人之逸樂對己之憂勞所以

形容不均之意

○或不知叫號戶或慘慘七感劬勞或栖音遲偃仰

或王事鞅於兩掌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

煩勞，不暇為儀容也。輔氏曰：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或燕燕而自居於休息，或盡瘁而力

為國事，或息偃在牀，以自逸，或不已於行，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聲，或憂慘而自極劬勞，或栖遲于家，而偃仰自

適，或煩勞於國，而儀容不整，或耽樂飲酒，以自樂，或慘慘畏咎，以自憂，或出入風議，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為，而踈

遠勞。

○或湛都南反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巨九反或出入風議。

叶魚反或靡事不為。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李迂仲曰：孔子云：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絮絮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

在牀者，有不已于行，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胡庭芳曰：補傳云：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音支自疢。劉氏曰：當作痕，與瘠同。眉

反貧兮。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疾病

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汗之

思百憂，則病及之矣。輔氏曰：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唯恐其有不期之悔，退而有家事

之多端，唯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可也。不然適

所以自病而已矣。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無思百憂。不出于頰。古迥反

興也。冥冥昏晦也。頰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無將大車。維塵於勇於。今無思百憂。祇自重。直勇直龍

二反今

興也。雖猶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大夫悔將小人也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比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音野。叶上二月

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苦。念彼共音荼。下

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

賦也。征行徂往也。亢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

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

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

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輔氏曰。明明上天。照臨下

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謝疊

僚友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明君。下無賢相。無愛惜善類。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念之深。至於涕零也。輔氏曰。言其涉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藥之毒。而甚苦也。其人即靖共爾位之寮友也。寮友不一。而足有出者。有處者。宜也。已之征役。固勞苦矣。然以其所謂罪罟。譴怒感急。反覆觀之。則寮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

滄零如雨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正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爾罪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罔害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寮友者善為辭也然室家之思固亦在其中矣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慕念

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丁佐反我不暇叶胡故反念彼

其人惓惓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眾憚勞也惓惓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

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眾是以勤勞而不暇也輔氏曰惓惓懷顧念已之於寮友勤厚惓惓然懷思而顧念之也譴怒則明言其罪責之及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輿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于六反

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叶于六反念彼共

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賦也輿暖孔氏曰即春温亦謂二月也蹙急詒遺戚憂興起也反覆傾

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此歲暮而猶不

得歸輔氏曰采蕭穫菽則歲莫之事也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

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鄭氏曰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

謝疊山曰興言出宿又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式穀以女音汝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謝疊山曰即所謂共人也恒常也靖與靜同

謝疊山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温共朝夕之共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君子本共又勉之以靖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

輔氏曰居亂朝事暗主與回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惡直醜正故戒之以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所佑而福祿至焉不必求之於人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呂東萊曰前三章皆

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然而知其不可歸矣故四章遠戒其同列卒章則又申言之胡庭芳曰此詩豈西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處者乎歐陽子曰大雅明明在上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誌別爾了不關詩義也陳壽翁曰此詩因已之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處於內者且於已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感之自詒於彼無憎疾之辭而勉以為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庶幾焉豈賦北山者有父母故其辭極哀怨賦小明者已無父母故其辭頗和平也歟

序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鍾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

不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

海愚按信陽軍即今汴梁路信陽州漣水軍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鍾

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李廷仲曰聲之所感皆因

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困故聞其聲以悲以見樂與政通而不專係於音也而思古之君子不

能忘也輔氏曰懷允不忘言其傷今思古而信不能忘也

○鼓鍾喑喑音皆叶淮水潛潛戶皆反叶憂心且悲淑

人君子其德不回叶平為反

賦也喑喑猶將將潛潛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輔氏曰悲甚於

傷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言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

○鼓鍾伐馨古毛反叶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敕留反淑人

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馨大鼓也周禮作皋云皋鼓尋有四尺愚按集傳所引周禮考工

記鞀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馨鼓鼓役事則字亦作馨矣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四尺也三洲淮上

地呂東萊曰三洲作詩者賦當時所見也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潛

潛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

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輔氏曰伐馨舉樂器之大者言之以

見其樂之盛也妯甚於悲謂常動而不息也其德不猶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將將喑喑伐馨言其樂之盛也湯

湯潛潛三洲言其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也而民心之憂益甚則與古之王者憂

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反以籥



以灼不僭子念反叶  
七心反

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為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

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

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

樂則是，而人則非也。濮氏曰：但時非古之時，聞其樂祇見  
其可傷也。孟子告齊宣王者可以觀矣。

### 鼓鍾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略以

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胡庭芳曰：歐  
公云：鼓鍾序

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  
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  
並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  
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

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嚴氏謂古  
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  
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集  
傳以為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 序刺幽王也

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  
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

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

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賦也。楚楚盛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為有田祿而奉祭  
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露積曰庾。

曰甫田言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十萬曰億饗獻也安

安坐也禮曰詔妥尸郊特牲注曰尸始入祝則蓋祭祀筮

族人之子為尸李寶之曰曲禮云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則尸筮無父者皆用孫之倫有爵者為之

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少牢禮曰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

面再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

尸不言答拜遂坐李寶之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

尸未實也少牢曰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介大也景

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

之祭吳伯豐問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倦倦於此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

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先生答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

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故言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

何乃為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藝黍稷也輔氏曰首四句推本而言以見

其不忘所自也王氏以為我倉既盈則無所藏之而露積為庾其數至億者是也然此亦甚言之以見有餘之意耳

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為酒食以饗祀妥侑而介

大福也

○濟濟子禮反踳踳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亨

曾庚反叶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叶祀事孔明叶

鋪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虛反孝孫有慶叶扶反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踳踳言有容也輔氏曰古之祭祀用人甚多此言濟濟踳踳者謂凡與祭之人

皆有容儀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

肆，陳之也。蘇氏曰：肆，謂陳其骨體於俎也。將，奉捧持而進之也。輔氏曰：剝

有其人，皆蒙濟濟。瞻，瞻一句。禘，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

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記郊特牲曰：索祭祝于禘，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

此乎？注云：索，求神也。愚按：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屏牆之外，人君生時所立見賓之地，在寢謂之寧，在廟

謂之祊，恐其神或在此。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輔氏曰：王故使祝祭于其處也。氏云：凡祀

裸，則求諸陰，炳蕭則求諸陽，索祭祝于禘，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祀事所以孔

明也者，是矣。集傳又以為皇大也，君也。輔氏曰：君也者，如明字兼備著兩義者，尤善。府君之謂，所以尊

之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也。愚按：祖考之神降

而安於尸之身，故因以號尸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執爨，七亂反。踏踏，七亦反，叶。為俎孔碩，叶常反。或燔，音或。

爨，之敕反，叶。君婦莫莫，音麥，叶。為豆孔庶，叶陟反。為賓為

客，叶克反。獻酬，市田反。交錯，禮儀卒度，叶徒反。笑語卒獲，叶黃

神保是格，叶剛反。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爨，竈也。毛氏曰：爨，爨也。廩，爨也。孔氏曰：爨，爨以煮肉，廩

在饗爨之北。踏踏，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爨

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

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

而肉燔也。儀禮特牲饋食，日主人洗角酌醕尸，賓長以肝

從。主婦洗爵酌亞獻尸，兄弟長以燔從。季實之曰：羞肝亦

以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王介甫曰：執爨賤者，可知也。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則卑者可知也。輔氏曰：莫莫，有冲漠之意，唯清靜而敬之至者，方有此意思。曰：君婦者，君即主也。又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鄭氏曰：所以尊稱之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臠醢，醢以盡歡心，內羞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臠醢，醢音移，曛音熏，曉音朽，截音志，季實之曰：內羞穀物，庶羞牲物，庶多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賓為客，四為字，只二意，皆有為之之意，故先生解為賓為。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客云筮而戒之，使與祭者是也。

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愚按：特牲主人酌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解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奠解于薦南，至旅酬乃舉其觶，酬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

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解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卒其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交錯，猶東西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李寶之曰：笑語得宜，格來酢報也。輔氏曰：禮儀卒度，言其禮儀盡合法度也。笑語卒獲，言其於旅而語之時，其笑語無不得其宜也。此神保之，所以來格介福之，所以來報萬壽之，所以來酢也。

○我孔熯而善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叶起反。工，祝致告也。徂，賚也。孝孫，報也。

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叶筆反。芬，香也。卜，子也。與幾期也。

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芬，香也。卜，子也。與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匡正。敕，戒極。至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

致神意以嘏主人

輔氏曰：祖賚孝孫，鄭氏以為祖往也。賚，予也。所以重釋上句致告之義。如

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集傳失解此二字。曰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祿。

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

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

輔氏曰：禮容莊敬，解既齊既稷。既匡既救二句，故報爾以衆善

之極，解永錫爾極一句，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解時萬時億一句。

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

類也。

李實之曰：工祝致告以少牢嘏詞，尸酢主人佐食取

黍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主人曰云云。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

于女。

汝音汝。孝孫，猶傳也。來，注曰：讀曰釐賜也。亦若賚。

女孝孫使女受

祿于天，宜稼于田，着壽萬年，勿替引之。

注曰：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

此大夫之禮也。

愚按：羊豕曰少牢，少牢饋食諸侯之大夫祭禮也。曲禮又曰：凡祭大夫以索牛者謂

天子之大夫也。此詩為天子公卿之禮，故有絜爾牛羊之文也。

○禮儀既備。

叶蒲北反。鍾鼓既戒。

叶訖力反。

孝孫徂位。

叶力入反。工祝

致告。

叶古得反。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

宰君婦廢徹。

直列反。

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叶息夷反。

賦也。戒告也。輔氏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舉也。鍾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如此則祭事以畢矣。

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徂阼階上，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

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

少牢曰：主人出立于阼階

上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利成。注曰：利猶養也。成畢也。

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

歸矣。

孔氏曰：尸與神為節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少牢曰：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遂出

于廟門外，季實之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斷。

曰皇尸者，尊稱之也。

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鍾師注曰先擊鍾次擊鼓以奏。

時邁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

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鄭氏曰諸宰徹去諸饌君婦邊豆而已。不遲以

疾為敬。劉執中曰不敢怠緩如神猶在也。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

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

肉也。愚按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眾賓之俎

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俎豆邊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

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姊妹之俎宴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

○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叶祛羊反。

既醉既飽。叶補荀反。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九反。孔

惠孔時維其盡。叶子忍反。之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反。引之。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愚按廟及寢皆南向廟屋

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北則分其東為房西為室此大夫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而牖西牖之內為奧神位所

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近南各有箱爾雅所謂室有東西箱曰廟者是也廟之後別為寢以藏祖宗之遺衣冠祭時則

投尸以服之其寢如廟之制而無東西箱爾雅所謂室無東西箱曰寢者是也。祭於廟而燕於寢

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此章

即言燕私之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且於祭既受祿

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

有怨者而皆懽慶醉飽稽首。董氏曰稽首頭拜至地也。而言曰向者之

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

甚順甚時無所不盡禮外盡物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輔氏曰一章言黍稷既成爲酒食以祭祖考二章言絜牛羊以爲牲求陰陽以備著三章言俎豆有碩多之實主婦有靜敬之德賓客之賢獻酬之禮四章言行禮之久筋力雖竭而式禮莫愆祝致神意以敬予主人之事五章言禮樂備舉祭事既畢留同姓而燕之事六章則言燕私之事而并載燕者之慶辭也愚按詩中言濟濟踳踳踏踏莫莫

卒度卒獲式禮莫愆齊稷匡敕者威儀之盛此德盛所致也倉庾之積牛羊之絜俎豆之碩庶飲食之芬芬者物品之豐此政修所致也德與政儀與物內外兩盡而本末兼備故以之交神明則爲妥侑爲烝嘗以之逮羣下則爲獻酬爲燕私曰萬壽無疆曰萬壽攸醉曰卜爾百福曰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又按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馭之馭玉路記玉藻言君子佩玉皆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或謂采薺即楚茨也

序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

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楚茨之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輔氏

曰精深宏博四字說盡此詩之義誠敬之至威儀之敕鬼神之享福壽之報此其所謂精深也禮樂之備品物之豐逮及之徧施被之遠此其所謂宏博也讀者更熟玩而深索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

田見反叶

之昫昫

音

原隰曾孫田

叶

因反

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叶蒲彼反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昫昫墾辟

音

貌孔氏曰墾耕其地闢除草

萊以成柔田也

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

稱之也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

劉執中曰疆謂有夫有畛

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通之也畝壟也長樂劉氏曰

其遂東入於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

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

輔氏曰此詩亦

是詩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

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

治

董氏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嚴氏曰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思理溝洫皆在其中愚按

禹平水土大舜美其功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今考於詩尤信也其見於小雅則有此詩大雅則曰豐水東注維禹

之績又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魯頌則曰績禹之緒商頌則曰禹敷下土方又曰設都于禹之績可以見禹功之在

人心可以見人心之知所本也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為之疆

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愚按勢東南下水勢皆趨之故順其勢以縱為遂以橫為溝而或南其畝東其畝也

○上天同雲雨

于付反

雪雰雰

敷云反

益之以霏

七革反

霖

既優既渥

叶烏谷反

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霏霏小雨貌。陸農師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言霏霏。優渥霑足，皆饒洽

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彭氏曰：上

章言地利，此章言天時。俗云蝗產子於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也。

疆場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叶干通反。曾孫之穡，以為酒

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叶泥因反。

賦也。場，畔也。前漢書注曰：至此易主，故曰易。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愚按：詩

言此章之事而先言首章田畝之墾闢疆理，次章雨雪之滋生百穀，而以此章首二句承上章之意言之也。於

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丘氏曰：與尸謂獻孰

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酌酢賓并祭未燕同姓於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愚按：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

福。故壽考萬年也。輔氏曰：首章言我之得以墾辟夫田者，禹之功也。二章言我之得以生長夫穀

者天之賜也。此章首句則重言首章之意，二句則重言二章之意，可見其不忘所自也。第三句方言此乃曾孫之穡，鄭氏謂歛穫曰穡是也。曾孫既有此穡，則以為酒食奉祭，祀以盡我之孝心，又皆不忘其本之意也。至於遠不忘乎大禹甸治之功，近不忘乎上天饒洽之賜，與夫孝奉宗廟之祭是又皆可以膺受多福而不忝。愚按：集傳所謂陰陽和者亦承上章雨雪饒洽之意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叶反。是剝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

曾孫壽考。叶孔五反。受天之祜。侯古反。

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

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田事。董氏曰：每

家廬舍二畝半。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後漢書注曰：井田法，人受私田一百畝，公田十

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王介甫曰：

地無遺利也。瓜成，剝削淹漬，以為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

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叶去反。執其鸞刀。

以啓其毛，取其血膏。音聊叶音勞。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嚴氏曰：猶鳧鷖言爾酒，既清烈，祖既載，清醑也。

○鬱鬯者，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騂，赤色，周所尚也。孔氏

曰：三代各用其所尚之毛色。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董鼎曰：酒

神取其馨，香下達。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膏

脂膏也。孔氏曰：刀環有鈴，其聲中節，膏者腸間脂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

以告殺也。取其膏，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

以求神於陽也。孔氏曰：楚語云：毛以示物，物色也。是毛以告純，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

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謝疊山曰：祭祀之事，各有司存，執刀啓毛，取血膏，必躬親之，何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存子孫之養，祖考必身親其勞，自致其力，然後盡其心焉耳。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

絕句一以鬱合音閣。鬯，句絕。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

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氏曰：灌以圭瓚，酌鬯始降神也。已乃迎牲於

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燂音

蕭合羶馨香同鄭氏曰奠謂薦孰時也蕭凡祭慎諸此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天地陰陽之氣

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

求諸陰也○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底道理古人於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

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去求之○又曰如言俎落俎升也

是魂之遊落是魄之降祭求諸陽所以求其魄

○是烝是享叶虛良反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叶謨即反先祖是皇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嚴氏曰烝界祖妣之烝不必謂烝嘗之烝輔氏曰若以為冬祭

則其義亦如楚茨二章董氏說上章既言有酒有牲以享于祖考故此章於是言以是牲酒為冬祭之烝而飲食苾

芬祭事備著先祖於是既大且尊而降福無疆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愚按李實之曰大夫之祭不裸不薦血腥而自薦熟始故名其

禮曰饋食天子諸侯則薦熟以前有裸鬯薦血腥之禮今考此詩與楚茨雖大指畧同而楚茨獨言薦熟此詩

則言清酒血管意楚茨為天子大夫之祭禮此詩或諸侯為王朝公卿者之禮歟

序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為成王則陋矣

倬叶地反彼甫田叶倉反我取其陳音嗣食我

農人自古有年叶泥反今適南畝叶蒲反或耘或耔音子叶

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烝我髦士音里反

詩通釋

卷三

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鄭氏曰：井田之法，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籬本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壟其土以附苗根，壟盡，畎平，則根深而能耐風與旱也。藪，茂盛貌。陳器之曰：按西漢志，藪上有生字，壟作隴，漢書曰：趙過能為代田，一晦三耨，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藪藪而盛也。介，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

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國語管仲曰：農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農之子云云。注曰：暱，近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輔氏曰：言農夫而終之以髦士，所以重農也。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輔氏曰：楚茨信南山二詩皆是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首皆推言昔人墾辟之功，而我得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首言有年之多與蓄積之富，以見於神不可不報之意。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

紅腐不可食之患也

謝疊山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

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歛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收入廩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歛散得其道也愚按歲取萬畝之入取之有常也積粟有餘而能散以周農則用之合宜也於有餘之中必散舊而存新則用之有序也存新散舊而無紅腐之患又見其不至

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以我齊

音明

與我犧羊

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

夫之慶

以御

田祖以祈甘雨以介

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

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

音龍氏配

孔氏曰后

大名也鄭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也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致禽

以祀

音方

是也

夏官大司馬曰中秋獮田羅弊致禽以祀

止衆皆獻其所獲禽焉報當為方聲

臧善慶福御迎也田

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

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峻是也

孔氏曰謂神農始

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王介甫曰生為田峻死為田祖若樂工之死而為樂祖也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奉其齊

盛音成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

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

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胡庭芳曰此章分兩節農夫之慶以上秋報也

琴瑟擊鼓以下又是春祈也彭氏曰齊明犧羊此祀社方之禮也鼓鍾琴瑟此祀田祖之樂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此報於社方者然也以祈甘雨介稷黍穀士女此祈於田祖者然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彌彼南畝叶蒲田峻

至喜攘如羊其左右叶羽嘗其旨否叶補禾易以豉

長畝同終善且有叶羽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

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盭餉

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

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峻亦至而喜

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

輔氏曰旨則幸而喜矣否則慘然為之不樂也不曰取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粗糲彼必有所不敢獻

者故攘而取之以見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之無間也呂東萊曰此言省耕之時曾孫在上耕者在下田峻往來其

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既又見其禾之

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

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呂東萊曰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彭氏曰喜

怒非自外至田峻言喜曾孫言不怒則其上下相與皆誠心之至也

○曾孫之稼如茨才私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如坻直基

如京叶居良反乃求于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

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孔氏曰謂以茅覆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梁車梁

言其穹隆也愚按小戒所謂梁輶是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邱也箱

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

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

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

此輔氏曰夫以時斂散補助不足而勞來勸相以致農夫之敏者固賴乎上之人而火耕水耘沾體塗足勞苦自

竭以致禾稼之登者則實農夫之力也歸美于彼而欲報

之厚宜矣若夫用其力享其奉而曰予不戢禮則然矣則是末世薄俗之所為古無是事

甫田四章章十句

序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

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叶上止反以我覃以冉反

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蒲彼反播厥百穀叶工洛反既庭且碩叶常約反

曾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

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

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

南畝王介甫曰畝大抵以南畝為正故每曰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

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輔氏曰農夫以百穀

庭碩為順曾孫之欲則上之意孚于下而下之意順乎上矣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

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呂東萊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以下至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

之愚按此章言田事脩飭而苗生盛美也

○既方既臯叶于既堅既好叶許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

反起呂其螟莫廷反騰音特及其蠹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音稚田

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委反

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穗上已有孚甲孚者米外之

粟皮甲者在孚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實未堅者曰臯劉執中曰穀粒之生而未充滿曰臯稂童

梁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孔氏曰稂莠苗既似禾實亦似粟董氏曰莠秕草也食心

曰螟食葉曰螽食根曰蠹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孔氏曰此四種蟲

皆蝗也穉幼禾也孔氏曰蟲災禾穉者偏甚○言其苗既盛矣鄭氏曰盡生房

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又必去此四蟲

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

神為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輔氏曰既方既臯既堅既好自禾之

秀而言以至於成實也其察之密矣又必無稂莠以分其土力無蟲蝗以戕其根株然後害不及其穉禾猶且

不害則其庭碩者可知矣然稂莠則人力足以除之蟲蝗則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持此四蟲付之炎火之

中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

瘞蓋古之遺法如此愚按此章言苗既秀實而願其無損也



○有澆於檢萋萋七西興雨祁祁于付雨反我公田遂及

我私叶息彼有不穫穉力檢此有不斂反穧才計彼有遺

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澆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

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

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

畝為私田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也愚

按司馬法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是一畝之田

實積百步而方十步一夫之田實積百畝而方十畝為方

百步作一里所謂齊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劉執中

方一里為一井也穧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穧謂

穗之低小刈獲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秉縛之所不

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折亂秉獲之

所不通者皆緣豐稔故也○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

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

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

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

為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

以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始

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謝疊山曰三代盛時君之愛民

所不用其極農夫望雨如饑渴之望飲食也惟願其田中

之洋溢今所願者公田之雨優渥霑足其餘波及我私田

也尊君親上之心亦厚矣穉有不穫穧有不斂秉有遺穗

有滯此樂歲粒米狼戾之時也農夫何見而乃能留餘

不盡之利以養鰥寡此上好仁而下好義也輔氏曰既無

稂莠之害又無蟲蝗之害則其不可無者雨而已故此章

又言其望雲與雨先公田而後私田如此則成有年矣鰥寡孤獨聖人雖不欲有此等人然亦不能使其無也但發政施仁則先及之而已雨我公田尊君之義也伊寡婦之利及衆之仁也陳壽翁曰此章欲雨公田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忠厚若此其幽風之氣象乎愚按此章復願其雨澤溥及而收成有餘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子畝並見前篇田峻至喜來

方禋音叶逸祀織反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同上以介

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  
劉執中曰曾孫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歛也愚按此詩為農夫之詞故以此為農夫相告言曾孫之來省歛與上篇章旨不同也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獲者而田峻亦至而喜之也

王介甫曰喜其趨穫事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自東萊曰南方用騂北方用黑孔氏所謂畧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愚按卒章言其收穫之後而報祀獲福也

大田四章一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豳雅其詳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吳伯豐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豳等篇大抵相類斷無可疑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輔氏曰上之欲報其下者如此則是君以民為體也下之欲報其上者如此則是民以君為心也上下之情相類以為一則君之德固厚而民之德亦厚也季廷仲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其始皆言黍稷次言祭祀乃以福祿終之張文潛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至美極治之時也而其本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耕耘之時而後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田事備則衣食足衣食足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壽考安樂之盛此詩人探其本而要其終言之序如此詩考曰蕭望之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序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無韻未詳君子至止福祿如茨如韎

音韎音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問洛水或云兩處曰此只就洛邑言之

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李寶

之曰茅蒐一名積可以染絳韋昭謂急疾呼茅蒐成韎故因以各其所染也韎韎也合韋為之

孔氏曰是蔽膝之衣季寶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

韋弁詳見六月常服注頍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愚

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凡起徒役母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

也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  
 裳者華。則其葉滑然而美盛矣。我覲之子。則其心傾寫而  
 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  
 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輔氏曰。為諸侯而使天子見  
 之。悅樂如此。是宜有譽處矣。  
先生正以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相似。故知其為天子美諸侯之詩。以答瞻彼洛矣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  
 章矣。是以有慶矣。叶墟反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輔氏曰。文章則德之  
 彌中而彪外者。德之彰著  
 如此。則固宜其有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乘其

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叶祖反之左叶牛反之。君子宜叶羽反之。右叶羽反之。右叶羽反之。右叶羽反之。右叶羽反之。

君子有叶羽反之。維其有叶養反之。是以似叶養反之。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  
 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  
 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並數兼齊首之賦餘賦曰之世黑

氣陳幽王古之世世無小人丑世限難

樂樂香華四章章六句

不汗雖其有之然內其以然之

詩卷第十三下全詩前以式之頌無他不宜以自之視其

賦于其門以之雖其其賦之是以妙

式以賦之式則之舞于宜

興也言其車馬與類之盛

四揚六揚六揚

